

闲妻当家

朱离
/ 著
XIANQI
DANG
JIA



人喊打的恶妇
一嫁 / 落得夫家满门抄斩 /
二嫁 / 撞上赫赫的青梅竹马
上有婆婆对她咬牙切齿
/ 侧有偏房对她
虎视眈眈

皇上 / 微臣 /
也是无能为力 /

微臣离了她怕是活下去的心思都没有了……

你嫌我迂腐固执 / 我还看不上你轻薄狡诈呢!

就连丫鬟
都能随便欺负她 /
她是不是……
惨了点

各大网站编辑
读者强推
必看经典

朱离
/ 著
XIANQI
DANG
JIA

闲妻当家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目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皆是错 | 001 |
| | / | |
| 第二章 | 姻缘乱 | 014 |
| | / | |
| 第三章 | 百倍还 | 030 |
| | / | |
| 第四章 | 来时路 | 044 |
| | / | |
| 第五章 | 怨愤生 | 059 |
| | / | |
| 第六章 | 春日迟 | 073 |
| | / | |
| 第七章 | 意难忘 | 087 |
| | / | |
| 第八章 | 入我怀 | 101 |
| | / | |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与君知
122

第十章 迷离夜
141

第十一章 九皇子
155

第十二章 求不得
168

第十三章 缘皆孽
186

第十四章 喻兰璇
199

第十五章 旧金簪
236

第十六章 庆熹班
251

第十七章 心所依
266

第十八章 杀破狼
285

第十九章 尘埃定
297

XIANQI
DANGJIA





第一章 皆是错



京城总是最繁华的地方。而京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还是茶馆。

今日里，京城最红的说书先生坐在茶馆的台子上，拍一下惊堂木，折扇轻摇，徐徐道来：“今儿，咱就说说咱京城里的恶妇。”

“所谓恶妇，乃不贞不孝，不仁不义，无廉无耻之妇人，这种女人，生在谁家谁倒霉，嫁给谁家谁冤屈，首当其冲的呢，便是当朝某位周大人的嫡女，周大小姐是也……”

台下立马嗡嗡有声，看来大家是对这位恶妇周小姐很是了解。

细细听来，原来这周小姐名唤云凤，是正二品周文晰周大人的长女，六年前，芳龄十五嫁给了书香门第阮家的大公子阮俊诚，还不到一年阮家就被人揭发，撰写前朝史书，有谋反之意，满门抄斩。

上至阮家八十老母，下至阮家二公子尚在襁褓的幼子，统统斩首，却只有这周小姐被赦免。

不仅如此，她父亲的官位还越做越高，这位周大人本来官声就不好，这下子，大家都纷纷怀疑这周小姐就是她爹派到阮家的奸细。

阮家完了，这位周小姐就回了娘家，没事人一样地快活，两年后也不知怎么的，摇身一变，竟然冒充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新科榜眼艾峙逸艾公子，才嫁过去不过一个月，就气得艾老先生吐血而亡。

她嫁过来这么多年，艾家连母鸡都不下蛋了。

可怜那风流倜傥的艾公子啊，就葬送在这恶妇手中了。

名声臭成这样，也不容易，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位恶妇周云凤的故事。

看看这恶妇的日子，是如何过的。

京城艾府。

“少爷，不好了，主屋那位不见了。”

艾峙逸一个激灵从床上坐了起来，睡意全无，心里直骂：这个贱货，就是不省心。

兰璇轻轻翻了个身，呢喃道：“跑就跑了吧，也怪可怜的，算是放她一条生路。”

艾峙逸哼了一声，欺身上去，轻咬了下兰璇精巧的小耳垂，贴着她耳朵吹气：“就你心善……”兰璇咯咯笑。

艾峙逸披上袍子领着门外的艾维直奔主屋去了。

主屋灯火通明，门户洞开。

艾峙逸对着跪在门口的柳妈问道：“怎么回事？”

那婆子嘤啜起来：“……今儿冬至，老奴多喝了几杯，也……”

艾峙逸皱皱眉头，看向跪在一旁的春莉：“你说。”

春莉是个面皮白净的丫头，细眉细眼中透着精明泼辣：“回少爷，谁也没承想那恶妇平日木头一般，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来，好在她拖着个病丫头，估摸着也逃不远……都闹了好多日啦，说她自个儿带来的那个丫头雨珠患了风寒，吵着让我们去请大夫。这几日，老夫人的寿辰加上冬至，哪顾得上这档子事，莫说是那个丫头，就是她自个儿，都得延缓延缓，大家都忙得跳脚，府里就她们两个闲人……”

艾维巴巴地说一声：“已经派人追去了。”

艾峙逸：“屋里少了什么东西吗？”

柳妈：“就她那几件首饰。”

艾峙逸讥诮一笑：“把人叫回来吧，别追了，顺便派人到周家去报个信儿。”

艾峙逸回了西屋，只觉得一股暖香扑面而来，兰璇披着一件织锦皮袍斜坐在床上，一头乌云一样的秀发披散着，衬着她那张俏脸更加明艳。美人儿娇嗔道：“可是回来了，让人家好等。”

她悠闲地看着丫头给艾峙逸解扣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怎样了？可是逃了？”

艾峙逸冷笑：“逃就逃吧，看她老子怎么交代。”

兰璇捶他：“你这个狠心贼……”

两人在床上嬉戏一番，艾峙逸下床吹灯，不经意间看到窗外那轮凄冷的明月，顿了一下。

翌日午后，艾峙逸从衙门回来，艾维正在府门口张望。

艾峙逸：“怎么了？”

艾维：“少奶奶原是逃回了家，这不，又送了回来。”

艾峙逸心下冷笑：怎么还有这等蠢货。

“周家说什么了？”

“周家求少爷息怒，说任少爷处置，过小半年把云英小姐送来，您休了少奶奶才好呢。”

艾峙逸心道：“这个无耻的老狐狸。”

走到堂屋，艾峙逸就看到云凤跪在庭中，堂上坐着艾母，两边站着兰璇和素琴。

艾母一脸严肃地在喝茶，旁边的刘管家端着家法，素琴只是垂着头。

兰璇看到他正向这边走来，柔媚地笑了。她今日穿了一身粉色的白狐毛镶边锦袍，更显得美艳不可方物。

艾峙逸向母亲行了个礼，挨着右边坐下了。

艾母冷冷地对着云凤道：“你们周家怎么教你的？”

云凤低着头，眼皮都没抬一下。

艾峙逸注意到她的发髻散乱，一件藕荷色的旧锦袍随意地披在身上，手腕上那只龙凤赤金镯子已不见踪影，那是他认识她两年来唯一见她常戴的首饰。她真的半分千金小姐的样子都没有，简直连兰璇身边的丫头都及不上。

艾峙逸没注意母亲后续说了些什么，只见刘管家抬着家法走了过来。

旁边的婆子上前挽起云凤的袖子，艾峙逸不由得一惊：她手臂上密密布着鞭痕，一直向上延伸到袖子里面。素琴忍不住“啊”地惊叫了一声。

艾峙逸冷笑：已经打过了，看来老狐狸还有些顾惜这个女儿，怕落到别人手里连骨渣都不剩，自己先施苦肉计。

刘管家都看得下不去手，拿着家法犹豫着。

云凤突然叩了三个头：“求老夫人开恩，我这手还得留着做事，打背上吧。”

说着弓下了身子。

没人作声，刘管家就势一下一下抽着她的背。

云凤脸憋得通红，哼都没哼一声。

艾峙逸斜着眼睛看着兰璇坏笑，兰璇一张脸羞得通红。

老夫人咳嗽一声，刘管家下起了重手。

扑通一声，云凤栽倒在地。

四周鸦雀无声，没人上前扶她。

艾峙逸想起云凤陪嫁过来的那个笨头笨脑的丫头，望了艾维一眼。

艾维附在他耳边道：“少奶奶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她说……”

“说什么？”

“反正是回来送死，连累别人干什么？”

艾峙逸哼了一声，冷笑。

云凤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趴在主屋的床上，浑身滚烫，后背又麻又辣。

艾峙逸坐在斜刺里的一张太师椅上悠闲地喝着茶：“你醒了？”

云凤在艾家待了两年了，最怕的就是艾老夫人，通常只要有人在她耳朵边儿上提到艾老夫人的大名，她身上的骨头就开始疼。

她住在偏僻的东屋，每逢艾老夫人遣人来找她，她就知道，又少不得一顿打。

至于这个艾少爷，这两年她远远地见过他几次，每回她都垂着脑袋，怕看到他那双泛灰的眼珠子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样子，还有脸上那抹似讥似嘲的笑容。她特别怕他，有时甚至觉得他的目光刺在身上的疼痛甚于刘管家手里的棍子。

艾峙逸见她还是那副呆样，心里越发瞧不上她，他就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臭虫一般，上不得台面，私底下什么阴损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当着人的面儿还装得很憨厚。

“你昨天为什么跑？”他的声音透出无形的威压。

云凤牙齿都在打战：“我，想家了。”

艾峙逸冷笑：我信你才有鬼。

“你爹他巴不得你死。”

云凤嘴里发苦，却没有说什么。

“你爹昨天说了些什么？”

云凤眼神雾蒙蒙的：“说你好，叫我别傻。”

“……”

云凤发现自己手上好像重新上过药，扭头想去看背部，扯得肩上一阵痛。

“让人给你上过药了。”

“你那贴身丫头呢？”他冷冷地问她。

她讷讷不能言，支吾了半天，突然来了一句：“这边冷，送她回去过冬了。”

艾峙逸一口茶差点喷出来，他打量了一下这间主屋：因是旧屋，地龙没有修过来，床上的被子很薄，连炭也没有。这炉子是他来了，下人张罗生的，可是比起西屋，还是天上地下。

他觉得冷，起身准备走。

“哎！”云凤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狐裘上，越发觉得自己很冷很饿，她记不得自己多久没吃东西了，一股求生的本能涌了上来，挣扎着捉住他衣角，“可不可以……钱……让账房把拖我一年的月钱给发了？”

艾峙逸看着这张浮肿的脸，没说话。

“我只要一半，行不行？”云凤乞求道。

艾峙逸扫了一眼她的手，眼神很冷。云凤颤抖着缩回了手，垂下了眼睛，知道自己犯傻了。

艾峙逸拍了拍衣袖，快步走出门外，心里浮现云凤那可怜的样子，突然觉出她的相貌其实有三四分像云英，这么想来，心就疼了起来，这个恶妇，怎么配？

艾维小跑步地跟了过来，压低着嗓子说：“少爷说得不错，那姓周的果然是跟着太子搅和了。昨儿还去了额大人家里呢。”

艾峙逸冷笑。

“主屋那位怎么回事？”

“说是那丫头雨珠伤寒得厉害，夜里背着跑了二里地回周家，求她后娘请大夫，被她老子吊着打了半夜。”

艾峙逸没说话，绕了个弯，去了他母亲那里。

艾母正在吸水烟，素琴在一边伺候，看见他来了，略略行了个礼。

艾母放下烟，打了个哈欠：“拜过你爹了吗？”

艾峙逸点了头：“已经去过了。”

“主屋那位怎样了？”

艾峙逸：“她能有什么？还问我要钱来着。”

艾母摇摇头：“也是我心太善了，总见不得旁人受苦，她也是可怜人，跟她那个死去的娘是一模一样的。”

素琴轻轻道：“娘就是菩萨心肠。”

艾母又补了一句：“他们周家要怎样是一回事，人总不能是在我们家死的，要不然外面总会说三道四，不好听啊。”

艾峙逸点点头。

“听说，他们想把云英弄过来？”母亲试探地看着艾峙逸。

素琴也抬起了头。

艾峙逸玩弄着手上那个硕大的翡翠扳指：“有这么一说。”

母亲还想说些什么，终究是没有开口。她叹了口气，闭上了眼。

艾峙逸打发艾维，一个人沿着湖边走，风吹着他的脸，有些刺痛。

“云英，你长大了可是得做我的媳妇儿的。”

云英俏脸通红，娇嗔道：“艾哥哥尽瞎说，讨厌。”

艾峙逸扑扇着卷翘的长睫毛，美滋滋地说：“是真的，我亲耳听到周伯伯答应我爹的。说咱们可是天作之合……”

云英羞得头都抬不起来。

艾峙逸一把搂住了她：“我不管，既然要做我的媳妇儿，现在就得让我好生亲一下……”

.....

明明才过去了六年，一切却已全然不同。

淮阳贪案一出，父亲明明是为自己的恩师周文晰背下了黑锅，当初苦苦哀求的周文晰嘴脸却已全然不同。

老实的父亲还全然不信，心想虽被革职查办，恩师却依然信守承诺，将爱女下嫁。

揭开盖头的那一刻才发现新娘已被掉了包，不是那与儿子青梅竹马，名动京城的美貌少女周云英，而是守寡在家的恶妇周云凤。

父亲气得当场吐出一口血。

周家还振振有词：“这才是正牌大小姐，我们老爷做人有风骨，不嫌弃你们家一介草民，将爱女下嫁，你们不要不识好歹。”

接下来的半年，接连发生的事情让一向健壮的父亲受不住打击，终于英年早逝，就连自己中了进士的消息也无力回天。

他恨。

恨得想手刃姓周的老狐狸。

云凤病着，身边也没有雨珠帮衬，春莉越发嚣张起来。柳妈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待云凤好些，春莉见了，要扶着门骂上半个时辰。云凤一日瘦比一日，眼看要变成一条藤，到底还是把命捡了回来。她时而还能爬将起来绣点东西，让春莉拿出去卖，兑点钱换点吃的。

这一日，她眼看天色也亮了，准备起床把昨日那个绣屏收尾，今天差不多可以托春莉拿出去卖了。

她儿时总见母亲没日没夜地绣着，开心也绣，伤心还绣，以为母亲是真的痴迷此道，长大后才明白原来是生活所迫。比起母亲，她觉得自己幸运许多，起码还有阿诚。

她伸手去摸腕上那个龙凤镯子，摸了个空，不由得一笑，她记得给了雨珠了。

正绣着最后那只翠鸟，春莉探头过来看：“哎呀呀，绣得真是好。比上次那个还要好看，上次那个拿回去，说是卖了大价钱呢。”

云凤一笑。

“你笑什么？我可没有贪你一个子儿，这帮着你把东西运出去可是冒了大风险的，我还要买通里屋外屋一层层的人，分给你三成已经是全部了，我也是看你可怜，若不是我帮衬着你，你哪能熬到新年？”

云凤啞的一声，看到拇指上一个慢慢变大的小红点，忙把手含在嘴里，嘴里一阵腥。

“您忙呢？”兰璇的丫头锦墨走了进来。

云凤点了下头。

春莉忙端了个凳子过来。

“锦墨姐姐看座。”

锦墨笑了笑，摸了一把春莉：“这丫头越发伶俐了。”

说着，也看云凤那活计，一惊：“这可真是好东西，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样。”

云凤默不作声。

锦墨啧啧称奇：“我们少爷也画得一手好画来着，可惜我们奶奶没你这个手艺。不过那也无所谓，算命的都说，我们奶奶是生来的夫人命，少爷可疼她了，自她进门一年以来，少爷就没有进过别人的门了。”

说完，就和春莉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

云凤还是不吭声。

锦墨觉得这个女人很奇怪，她看到她那苍白的面色，无神的大眼还有那布满褐色伤痕的手，觉得有几分害怕。兰璇说得对，这个女人简直像个鬼，不要说是少爷那么金贵的人，一般的小厮怕也不会多看她一眼的，怪不得奶奶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锦墨略坐了一会儿，还是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了。

回屋看到大白天的帘子都放了下来，锦燕站在外间，大致也明白是什么事，对着锦燕咕哝：“少爷在里面？这不是还是大白天吗？”

锦燕含羞一笑：“谁说不是呢。”

艾峙逸从南安王府回来的时候，远远看到春莉领着一个丫头和婆子出来，那丫头一路走一路哭，看着面熟，长得很像云凤那个呆头呆脑的丫头雨珠。

他冷笑：那恶妇不会又是要玩什么花样吧！看了一眼身后的艾维，两人一前一后去了大屋。

正是早春，大屋堂前两棵槐树正在抽芽，艾峙逸眯了眯眼，他记得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爬上槐树摘槐花吃，那槐花味道又甜又淡，十分可口。

大厅敞着门，里面有些乱，到处散放着书本、画帖、秃毛的笔，厅里支着硕大的一张绣架。他仔细看那绣的什么，却着实吓了一跳。上面赫然绣着两棵槐树，几个童子正上树偷吃。槐花绣得十分逼真，让他忍不住口内生津，斜眼看见绣案上一碟金黄通透的梅子，伸手拈了一个来吃。

云凤从后屋配了线出来，正看到艾峙逸在吃那果子看着绣品，不觉吓了一跳，想退回屋去。

“这是你绣的？怎么想起绣这个？”

云凤害怕，这可是她的生计，万万断不得的。

艾峙逸本想问她槐花的事，看她满头大汗，想深一层，已然明白她心中所想，故意道：“我们艾家少奶奶给人家做绣工，传出去岂不是笑话？”

云凤紧紧攥着手中的线，一声也不吭。

艾峙逸用手指弹了弹桌面：“你这事总要有个交代。”

云凤闭了闭眼，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这样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像一只虫豸一般被这些人捏在手里把玩，随时都有掐死的可能，也没有尊严可言。

被这些不相干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心中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凄凉，只觉了无生趣，哀伤至极。云凤抑制不住嘴角抖动，轻声笑了出来。

艾峙逸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虽然心中不喜，却也只是抬眸淡淡地问：“你笑什么？”一双冷眼直勾勾地望向云凤。

她的脸白得泛青，含着一点淡淡玉色，双眼看向他不如说是看向虚空，眸子里满满写着绝望和哀伤。

那深深的绝望和哀伤像长了牙齿一般，轻轻在艾峙逸心上咬了一口，让他没来由地心痛了一下。这一瞬的心痛让他有几分尴尬，觉得自己过于多情，不过是这样一个女人罢了啊！

艾峙逸到底是个男人，忍不住又瞟了她一眼，却已经细细把她打量过了，她个子不高，小小一张圆面孔，瘦得只剩下一双漆黑大眼，空洞洞地看着人，有点呆。

难得臀部生得好，小而翘。

艾峙逸看女人，多半看臀部，这是他的爱好。

其实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白嫩，书卷气，若是再养出几两肉，也是很拿得出手的，无奈是个寡妇，不吉利。想着当初掀开鲜红的盖头，看到她鬓边那朵守孝的白绒花时，自己真是胃口倒尽，七窍生烟了。

他再次抬眼看云凤，却见她空洞的眸子中透出一股子轻蔑，但是转瞬即逝。

呵，他如此不动声色，也被她看出意图。

看来她并不是表面上这么呆笨，这么逆来顺受。

他来了兴趣，假装漫不经心：“今天周家来人了？”

云凤见他不再纠缠绣品的事情，终于松了一口气：“……啊？是，雨珠要嫁人了，来看看我。”

“……”

艾峙逸顺手翻起案上一本书，是一本翻旧的《三国志》，里面还歪歪斜斜地批着一些可笑的评语。诸如，看到华佗被曹操枉死那一章节，上书曹贼无耻，凤翔居士唯此贼是诛云云。

艾峙逸一笑：“谁是那凤翔居士？”

“……”

“是你吧！”

“儿时玩话罢了。”她面上已经不自在，入夜了，他却还不走。

艾峙逸看出云凤的不自在，却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从小到大，女人见了他，莫不像饿鬼见了肉包一般，就是金贵如云英，也是自小就把一颗心许了他了。

虽说他看不上云凤，但是她这般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仿佛有些恼。

艾峙逸面上还是淡淡的，四周一望：“你看了不少书！”

艾峙逸儿时也爱看这些个被父亲斥为左道旁门的杂书志怪，父亲不许，他就把书藏在母亲那里偷着看，母亲反正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云凤垂头，并不回答。

艾峙逸抬眼看了看死鱼一样的云凤，起身离去。

云凤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小靖安王寿宴，艾峙逸前去拜访，在门口遇上了身着银袍的胡之康。

艾峙逸作揖：“探花郎越发俊逸无匹啦。”

胡之康用扇柄敲了一下他的肩膀：“兄台莫要取笑。”

正要笑，看到艾峙逸身后不远的周文晰，胡之康低声道：“你老泰山在后面呢，还有川东道台杨大人。”

艾峙逸回头，与胡之康一同行礼：“请岳父大人安，道台大人安！”

杨大人笑：“不敢不敢，二位大人真是年轻有为，英气逼人啊！周大人好大的福气，觅得此贤婿，如今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啊。”

周文晰只是礼让，嘴上说着：“哪里哪里。”

他又拍拍艾峙逸的肩膀：“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你果然没有辜负你父亲的期望，老夫以后还得仰仗贤婿啊！”

艾峙逸笑：“岳父大人言过，小婿实在不敢当。”眼里却露杀气，看得周文晰心里发寒。

四人别过，胡之康拉他入一假山之后，四处看看：“如今皇上竟把那杨蕴冰从川东招了回来，怕是要把太子的人一网打尽吧。”

艾峙逸摇头：“不知道。”

“江西那件案子你知道吗？”

“因为周大人是我岳父，皇上让我避嫌。”

胡之康：“那你前段日子去了哪里？好，你小子，如今连你胡大哥都唬着。”

艾峙逸点头：“我去看过了，太子的人贪污赈灾银两三千万两，那边死了几十万

人。”

胡之康：“这可不得了，怪不得南安王急着和他撇清，本来是说要收了他那个小女儿的，如今也作罢了。”

“……”

“这时候，你可要小心啊，莫让他把你拖下水。”

艾峙逸没说话，南安王快八十岁了，云英才十八岁，看来这周文晰也是有些急了。

艾峙逸从朝上回了家，直奔西屋，只有锦墨一个人在。

“奶奶在老夫人那里请安没回来。”

艾峙逸招招手：“得，先来给我换件衣裳。”

锦墨揭开朝服领子一看，身上密密都是汗。

“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穿得也不多啊，怎么这几日下了朝这么多的汗啊。”

艾峙逸掐了把她的脸：“小蹄子，少废话。”锦墨羞得脸都红了。脸一偏，看到艾维正急急地朝这边走来。

“爷。胡编修派人来请。”

艾峙逸心想：“这小子来，一准没好事。”

搞了半天是他新修的别院已落成，请一众才子前去赏月。

胡之康在园子里摆了一桌，请了个十五六岁的歌姬抱着一把琵琶唱曲儿。

席上都是今年这一科的进士和往年的同僚，也没全请，主要是年纪相近，趣味相投的。一群年轻人斗酒斗诗的，艾峙逸本是个娴静人，年纪也小些，不爱出风头，只在一旁吃着两碟松子，看着他们疯。

夜风轻送，那歌姬唱着一首抒怀的曲子，和着众人的笑闹声，那歌声莫名添了悲意，艾峙逸意外地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她那哀伤至极的双目，他轻轻抿了一口酒。

等了半宿，竟是无月，大家又移师堂内。

他看看这屋子，是还不错，地段景观都不错，屋子内部的装饰却平平，到底不过是个编修，俸禄也不高，无非扯个由头大家聚一聚。

他左看右看，却看出一件奇事来，艾峙逸发现离他不远处摆着的那个四季竖屏十分眼熟，四扇屏上分别绣着桃花、槐花、菊花和青松，那桃花树下站着个红衣美人正在赏雪，槐树上骑着几个童子正在摘槐花吃……

胡之康不知道从何处冒了出来：“还是艾兄有眼力，不错吧，这可是京城里大名鼎鼎的凤翔居士的大作，可谓秀逸精湛，风骨高雅，我花了五十两从别人手里弄来的。”

艾峙逸面色平静，听到凤翔居士那四个大字，还是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不一会儿，一众才子全来围观这个屏风。

大家先肉麻兮兮地赞了一番，又说到那“凤翔居士”的身上，有人说是普通绣匠没有这样的画艺和底蕴，大家千金也没法子苦练出这样的手艺，定是一个家道败落的书香闺秀。

胡之康极力反对，他觉得此居士必是一名男子云云。

艾峙逸始终觉得坐那里硌得慌，心情不好，感觉他们串通好的来奚落他似的。

夜有些深了，艾维举着灯笼弓着身子道：“少爷去西屋？”

艾峙逸按了按额头：“不，去大屋。”

远远看到如豆的灯光，透过窗子看到她的侧影凑着灯光拿着针一上一下。

艾峙逸停住：“你一直知道她这样？”

艾维：“老夫人也是知道的，反正也没用府里的钱，少奶奶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

柳妈和春莉开门的时候十分惊慌，云凤中衣外面搭着一件布袍，头发结成辫子搭在一边，惊恐地看着他。

艾峙逸摆摆手示意人都出去，云凤也跟着柳妈他们向外走。

艾峙逸：“凤翔居士，您老留下。”

云凤有几分手足无措，手指紧紧攥着辫梢。

艾峙逸分明看到她的手关节处已经发白，想到她内心此时的惧怕与不安，他坏心眼地在心底轻笑，面上却无波无澜地踱到绣架面前，借着那灯光，仔细看那绣品：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上，深蓝的天幕下，美丽的白鹤在翱翔，那白鹤绣得像仙女一样飘逸。

他伸手摸了摸：“你在仿那《瑞鹤图》。”

云凤似是默认，却在不经意间皱了皱眉。

艾峙逸忍不住问：“怎么了？”

云凤试探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有什么恶意，纵是有恶意，其实她又能奈他何，道：“估计这幅得废了，是我自个儿自不量力。”

在艾峙逸听来，她的声音不轻不重，没有半点娇滴滴，还含着点气恼，似是因为对这作品不满，又似恨自己自制力不够强，同他说了话。

“我看挺好。”他道，在昏黄的灯光前默默打量这个女人，由上及下。

心中涌动着着一股劲儿，借着酒劲儿一齐直冲脑门，他很久没有对女人感兴趣了。也许，他只是想要偶尔换换口味吧，他这样说服自己。

“那瘦金体的字儿我模仿不来，糟蹋了半天工夫，算了。”

她的字他是见过的，忍不住笑了：“你拿笔过来。”

云凤迟疑了下，心里掂量着艾峙逸有没有这个本事，想到他是当朝的榜眼，姑且信

他一回，还是去研了墨。

艾峙逸一只手挽住袖子一只手捉笔，正要下笔，云凤忍不住抓住他的衣袖：“这可真值五钱银子呢。”

艾峙逸：“放开，我给你一两。”提笔就开写。

云凤心里正琢磨着他怎么不看帖，就这么写上了，却发现字是好字，写的却全然是不相干的东西。

“哎，你……”

艾峙逸一气儿写完，孩子气地把笔一扔：“我怎么了？大爷一两银子从你这儿买的，字儿你就不用绣了，免得坏了风骨，你明天再拾掇拾掇我让艾维拿去裱上。”

云凤深深叹一口气，想了想，怕他说的是醉话：“得，那你现在把钱给我吧。”

艾峙逸指指自己腰上的钱袋：“喏，自个儿拿。”

云凤解下他腰间的钱袋，在里面挑拣了半天，拿出一锭碎银子，在手上掂了掂：“差不多了。”

艾峙逸：“还有大的，你怎么不拿啊？”

云凤：“不是我的，我不要。”

艾峙逸头还有些晕，单手支着额头假寐，双眼却透过指缝打量云凤。

灯光柔和了她脸上的冰霜，睫毛长长的，扇啊扇。

云凤看艾峙逸不动了，慌忙转身进房去，仔细锁好门，上床睡了。

云凤不知睡了多久，被外间不断传来的春莉的哭声和哀求声吵醒，转了个身又睡着了。

锦燕正在给兰璇梳妆，从水银镜里看到小丫头打帘子让锦墨进来。

兰璇：“怎么样？”

锦墨：“回奶奶，少爷昨夜的确去了胡编修那里，子时回来去了大屋那边，二更回书房睡下，早上就直接上朝去了。”

兰璇用手拢拢鬓边的碎发，示意锦燕：“这边还得用篦子蓖一蓖。”

她过了一会儿道：“大屋又出了什么事？问了春莉没？”

锦墨：“就是春莉出事了，早上看她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说待会儿艾维就要领她干娘来卖了她呢。还求奶奶在少爷面前给她求情呢！”

兰璇一笑：“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再说她也不是什么本分丫头。倒是奇了，她犯了什么事，爷生这么大的气？”

“说是偷了大屋那位的首饰拿出去卖，在屋子里搜出了百来两呢。”

兰璇哼了一声：“这大屋里这位可真不是个简单人啊，你们想想，当年阮家上百口都死光了，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兰璇不再说下去，有些话题，不适合她这样的闺